



万尼亞同志

薩·士里亞胡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設計：林繼勳

万 尼 亞 同 志

〔苏〕薩·士里亞胡著

張 鳴 譯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

*

850×1168 1/32 6 7/8 印張 153,000 字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价〈5〉0.70元

1032
16

万尼亞同志

薩·士里亞胡著

張 鳴 譯



ABT
32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比薩拉比亞一個工藝學校的學生所進行的反對戰爭的鬥爭故事。當時統治比薩拉比亞的羅馬尼亞王國侵略者正準備反蘇戰爭，用各種欺騙手段強迫學生生產軍火。學生在學校當局的欺騙下生產了大批手榴彈雷管，而他們還以為在製造虹吸管帽頭。地下共青团組織在黨的領導下，在學校里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通過日常的鬥爭，團結了廣大的學生羣眾。後來共青团市委書記萬尼亞同志在一次會上揭穿了侵略者強迫學生製造雷管的可恥行為，從此學生就停止了雷管的生產，投入了全民性的反侵略、反法西斯鬥爭，直到蘇軍解放比薩拉比亞為止。在這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沉着、經過鍛煉的共青团書記萬尼亞同志和工藝學校勇敢堅強的學生的光輝形象，同時也可以看到貪婪無恥的校長和另外幾個法西斯幫凶的醜惡臉嘴。通過這些人物形象，我們會了解到當時比薩拉比亞社會政治生活的一般情況，並聯想到國民黨反動統治年代人民的悲慘命運。無論是在比薩拉比亞，還是在我國，人民革命都已經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反動統治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但是，當我們感到生活在人民革命勝利時代的幸福的時候，回憶自己或自己的同志從前跟反動派進行的鬥爭情況，是會更加加深我們對敵人的憎恨和對新社會的熱愛，從而堅定自己為社會主義奮鬥的決心。

САМСОН ШЛЯХУ
ТОВАРИЩ ВАНЯ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关于作者薩木松·士里亞胡

不論是在羅馬尼亞王國本國，或者是在它所占領的比薩拉比亞，都曾經有過象這本小書里所描寫的那種工藝學校。作者用不着虛構自己的主人公，也用不着杜撰主人公的生活和革命鬥爭的故事，因為他自己就是工人家庭出身，是這種學校里的學生。要寫成這本小書，他只要回憶一下自己的青年時代，回憶一下自己的地下工作同志和他們的英勇事跡就夠了。

薩木松·士里亞胡早在比薩拉比亞解放以前就開始了寫作。他的論文、隨筆和詩篇都在地下報紙“年輕的列寧信徒”和“青年近衛軍”上刊登過。

在解放了的比薩拉比亞合并到莫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為蘇維埃莫爾達維亞以後，薩木松·士里亞胡在基森涅夫擔任建築工程的工長的工作，並繼續寫作。1950年，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建設者”出版了。

戰時他是個普通兵，他一直同法西斯匪徒進行着戰鬥。還在工藝學校的時候，他和他的同志們就同這些敵人戰鬥過。

“萬尼亞同志”這部中篇小說曾在基森涅夫用莫爾達維亞文出版，隨後就有了俄文版。在這以後作者又把它的内容大大地充實了，添了許多新的情節和場面。

本書主要人物表

万尼亞——共青团市委書記。

維克多爾——共青团員，學生工作指導員。

阿列克山得魯·弗列季赤——工藝學校共青团書記。

雅可夫·多魯察——工藝學校學生，共青团員。

安尼少娜·澤爾勒——共青团員，女子工藝學校學生，負責共青团市委会和工藝學校支部的聯系工作。

達維得·果洛維茲——工藝學校學生，設計師。

瓦西里·烏爾塞基耶——工藝學校學生，演員。

司喬巴大叔——學校門衛兼校長的馬夫。

莫洛曼——鍛工技工，共產黨員。

澤爾勒——洋鐵工技工，安尼少娜的父親。

阿斯卡爾·普列爾——鉗工技工，德國法西斯匪徒。

伊里也·卡巴克雷——工藝學校學生。

瓦洛加·卡列斯尼可夫——工藝學校學生。

法比安——工藝學校校長，羅馬尼亞侵略者。

赫洛得尼昌魯——工藝學校歷史教員，社會民主黨人。

斯都爾乍——工藝學校學監。

愛列昂潞娜——赫洛得尼昌魯的老婆。



第一章

照例是那座因年久而發綠了的大鐘——那座每天拂曉响起沙啞的聲音、叫醒學生去上工的大鐘——宣布日班結束了。

到了上課的時候了。

過了几分鐘，孩子們臉上緊張的神情還沒有消失，砰砰的鉄錘聲還在耳邊嗡嗡地响，但是他們都已經坐在教室里自己的位子上，等待着老師。

他們盡量裝得象個學生樣兒，都抹平了袖口，在工作服上揩淨了滿是油漬的雙手，準備好了一切必需的文具。

大家兴致勃勃地打喳喳，練習本翻弄得沙沙地响，凳子嘎吱嘎吱地叫，弄得教室里一片焦急的、愉快的嘈雜聲。這時只要門門鼻嘩地一响，教室里就會立刻靜下來，大家都會扭過頭去朝門那邊看的。現在，這一群穿着各色各樣補釘衣服的學徒——他們渾身是油污，簡直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淨——倒真的有點兒學生樣子了。兩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只有在這兩小時以內，他們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工藝學校”的學生。

教室門嘎吱嘎吱地响过了好几回，可是就这回也不是老师來了：从門縫里露出了学徒別尼少拉的一顆頭髮蓬乱的腦袋和一副消瘦的多皺紋的面孔。別尼少拉怯懦地朝講台瞟了一眼，看見那兒還沒有人，就赶快跑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大家失望地閃开了自己的視線，在一瞬間的沉寂之后，又打起喳喳來了。

“难道还没有打上課鈴嗎？”雅可夫·多魯察問，他在板凳上已經坐得不耐煩了。

“已經打过了，”果洛維茲回过头來說。

他認真地朝多魯察瞅了一眼，好象是想說什么，但是仍旧画起他的圖样來了。果洛維茲画出來的圖样，通常是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

“打过鈴了又怎么样？你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嗎？”洛美士堪魯用嘲笑的口吻插了这么一句。

多魯察朝他那副剛冒出黃鬍槎子來的、洋洋得意的、渾圓的面孔瞪了一眼，頓時就生氣了：

“是的，對我們來說，這是‘了不起的事’。我們是到這兒來學習的！……對你來說嘛，反正都一样：碰了壁就回家去种上几畝地，趁背還沒駝的时候刨你的地去吧！”

“多魯察！”他的同座拉了拉他的袖子，向微開的門那邊点点头。

可是，他們等了好久的郝洛得尼昌魯老师还是沒有來，站在門坎上的是一个矮得可笑的小伙子——簡直就象童話里的小人兒。這是多魯察的弟弟一年級學生費多拉士。看樣子，在他出現的那一瞬間所引起的緊張的寂靜，以及頓時全班爆發出來的一陣哄笑，都沒有使費多拉士感到侷促不安：他把雙手深深地插在褲子口袋裏，顯出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拐着兩只羅圈腿朝坐在后排的多魯察走來。

“怎么？你們也沒有人講課嗎？”雅可夫問着弟弟，隨即就扭過身來，對同學們憤慨地說：“你們听吧，難道這還象個學校嗎？只曉得收學費，派學監，戴袖章和處罰。……當然，再就是干活。……唉，這學校真够咱們受的啦！……可是你……”他說着又轉向洛美士堪魯：“你倒覺得，咱們連象樣地念本書、算個數也不會，連個簡單的圖樣也不會畫，這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唉，這簡直是要把我們教出來去干粗活嘛，哪里象是造就專門人材呢！？”

洛美士堪魯感到大家都對自己不滿，於是也發脾氣了：

“窮光蛋！究竟你們想要怎麼啦？‘學校，學校’！還想要‘學習’哩！”但是他在同學們滿懷敵意的目光下感到了惶恐不安，只得放低嗓子繼續說：“要是你想學，而且又有那麼聰明的話，你就去學吧！”這時他已經只對多魯察一個人在說話了。他沉着地朝桌旁一坐，打開那把用晶亮的銅鍊子拴在坎肩上的果木刀，很在行地用大拇指指甲試了一下刀鋒，就削起鉛筆來了。接着，他又喃喃地說：“咱們庄稼漢的背脊，倒用不着你操心哩！”

孩子們團團圍住這兩個拌嘴的小伙子，胳膊肘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很感興趣地期待着他們吵下去。但是，多魯察已經扭過身去，用他那白淨的小牙齒咬着膠合板制的米突尺，仿佛想起了什麼事情，把洛美士堪魯給忘了似的。

誰也沒有察覺到号称“教育家”的學監斯都爾乍走進了教室。他雙手抄在背後，在離這群孩子不遠的地方站住了；等到教室里靜下來的时候，他才爬上講台，聳了聳肩膀，意味深長地咳嗽了一聲，宣布說：

“郝洛得尼昌魯先生今天沒有來。”接着他又用命令的口吻冷冷地補充了一句：“理事會命令你們做工去！”

頓時教室里鴉雀無聲，只聽見洛美士堪魯削鉛筆的鏗鳴。斯都爾乍以學監特有的那種嗅覺，立刻察覺出在這寂靜中有点兒什

么不平常的气氛，于是他朝四下里扫了一眼。

他朝挂在屋角的聖象看了看，眼睛又在那些头戴鋼盔、手执权杖的大臣的森嚴的面孔上扫过，而这些大臣也从古式象框里用愠怒的眼色瞅着他。瞧！那就是头戴金冠的皇上。……在皇上陛下的臉上，緋紅的厚嘴唇上的那一道綫条多么惹眼呵。……

学監定过神來，把目光轉向这些学生，学生們都异样地——或者象他自己感到的那样——甚至是满怀敌意地瞪着他。直到这时，他才發觉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矮个子費多拉士·多魯察。学監斯都尔乍觉得他也在以挑衅的目光瞪着自己，于是就朝那个孩子猛扑过去。

“你这个小跳蚤，到这兒來干嗎？馬上給我滾出去！听見了嗎？快点！”他大声吆喝，連嗓門都喊啞了。然后，他又覺得費多拉士緩慢拙笨的动作是对他的嘲弄，就跳到孩子面前大叫：“快滾！”

他一个箭步跳到費多拉士跟前，抓住孩子的手，毫不費力地——連斯都尔乍自己也沒料到——就把他推到門边去了。

小多魯察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上，面孔碰到門框上。但是，他立刻站了起來。在他那副象石灰一样滯白的面孔上，兩只眼睛燃起了藍色的火焰。費多拉士小心地摸着鼻子，甚至勉強裝出笑臉，但是他仍然是眼淚汪汪的，这一笑倒有点象是做鬼臉了。

斯都尔乍把孩子赶出門外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塊手帕揩了揩手——因为他剛才用那只手碰了費多拉士一下。

“討厭的鬼臉蛋！”他訥訥地說，接着用一副嚴峻的面孔轉向全班的学生。他走上講台，毫無必要地抖了抖袖口，把双手抄在背后，用那种不容反駁的調子說：“現在就到修理厂去吧，听見了嗎！？”

坐在第一排的別尼少拉站了起來，赶快收拾好練習本，在学監的目光逼視下，他弯着腰慢慢地朝門口走去。当他已經抓住門門

鼻的时候，他朝全教室看了一眼，忽然發現除了他以外，全体学生都坐在位子上沒有动。孩子們的面孔毫無表情。別尼少拉在慌乱中站了下來，他那稀疏的睫毛煽动着。他重新蹣手蹣脚地溜回自己的座位，尽力把脚步放得輕些。

学監眼看着別尼少拉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就輕輕地走到第一張座位跟前，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他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了凶光。

“怎么，拒絕做工嗎？要罢工嗎？”他低声地嘮叨着。

接着他就大声咆哮，滿屋乱跑，手舞脚躁——这一切都表現出一种粗野而蠢笨的凶狠。終于，斯都尔乍似乎已經怒不可遏了，他推开了教室的門。从走廊里傳來了一陣吵嚷声。学監在門坎上停下來，又朝学生們扫了一眼。

“要罢工嗎！？好吧！”說完他就走了。

坐在后排凳子上一个瓜形小腦袋的瘦長个子站了起來。他那双灵活的、喜嘲弄的眼睛同他拙笨的身材太不相称了，这双眼睛長在他那高顴骨的蒼白的面孔上，顯得特別有神。但是尽管这个瘦長的小伙子是这么一副外貌，还是看不出他已經有十八歲了。这就是瓦西里·烏尔塞基耶。

烏尔塞基耶三脚兩步地跨到講台跟前來了。他兩手叉腰，轉過身去，从牙縫里噴出了一口唾沫，正好吐在剛才学監摸过的門把手上。

“一路平安，去你的吧！”他大声喊，接着笑了起來。

但是，誰也沒有支持他的这个行动。烏尔塞基耶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絲毫不安，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弯曲着那兩条膝盖差不多頂着桌子的長腿，專心一意地在本子上乱寫起來。

在朝操場开的窗戶外，俯臨着一片灰一片藍的天空。狹窄骯髒的小街上零乱地散布着一些矮小的房屋。房屋的后面，三月

初旬的寒冷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只留下了一片暗淡的黃昏的余輝。
在操場上，孩子們因過完了冬天而感到高興，他們成群結隊，拚命地追趕着一個沉重的破布球。

教室里，象平常教員不在的時候那樣，又開始了小聲的談話。

“那麼，咱們算是罷工了嗎？”一個學生激動地問。

“大概是找校長去了！”瓦列金·杜得烏用較高的耳語聲胆怯地說，這小伙子結實魁偉，綽號叫“媽媽的寵兒”。

“讓他去吧！”和杜得烏同座的多魯察漫不經心地說，他的眼睛老是盯着窗口，好象在朝屋頂上看什麼似的。

多魯察想起了費多拉士。費多拉士個子很小，比他哥哥小三歲，但是平常看起來他倒象是哥哥：他嚴肅持重，和年齡有些不相稱，他常常愁眉不展——費多拉士很象他們五年前去世的父親。

當費多拉士被學監打倒在地上的時候，雅可夫頓時感到他還非常幼小瘦弱。強烈的同情刺痛了他的心。唉，為什麼他沒有跑去保護他的弟弟呢？為什麼他沒有去一把抓住斯都爾乍那一個塗滿油蠟、梳得晶亮的額髮呢？真該抓住它的。……

“阿特拉斯^①！”是誰發出了這個預定的警號。

當學生們看到校長法比安先生站在門坎上的時候，他們如同听到了“立正”的口令一般，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校長的後面還露出了斯都爾乍那難看的身影，但是法比安却輕蔑地向他揮了揮手，砰地一下把門關上了，差點兒沒碰上學監的鼻子。

校長是個身材魁梧、儀表威嚴的大漢，他往講台後面一坐，就打開一本藍皮冊子，翻弄起來。

“坐下來吧！”他沉默了一會說。然後就裝出一副善意的笑容：露出兩顆閃亮的金牙，開始點名了：“杜得烏·瓦列金！”

① 譯音，學生們的暗號。

“有！”杜得烏好象被燙着了似的跳了起來。

“請你到這邊來！”校長瞥了他一眼，說：“把抽屜里的東西收拾好！”

“媽媽的寵兒”慌里慌張地收拾好教科書和筆記本，走到校長跟前，好象在等待判決似的。

“你媽媽還打算交學費和寄宿費嗎？”

“校長先生……”杜得烏開始懇求，但是在法比安先生的逼視之下，他好象忽然變啞了，於是低下了頭。

校長默不作聲地想了一陣什麼事兒，終於說：

“好啦，你到……”

杜得烏象一只旋轉的陀螺那般輕巧地轉過身去，走到自己的座位跟前。

“……到修理廠去，做工去！”校長心不在焉地說完了這句話。

杜得烏頓時飛也似地跑出了教室。

“別尼少拉·格里戈里！”

別尼少拉手里拿着疊好了的練習本子，走到講台跟前。

“我是個孤兒。……父親在前綫犧牲了。……這您都知道的。……寡婦……戰爭中犧牲的烈士的寡婦……”他喃喃地說，眼睛不停地眨動着。

“怎麼，怎麼？你已經成為寡婦了？真有趣！”

校長用得意的眼光朝全班掃了一遍，仿佛想要從這些聽了他這句“俏皮話”的人們的臉上博取笑容似的。可是，學生們的臉上卻依然沒有絲毫表情。

別尼少拉低垂著頭，猶疑不決地走到門口，他站在那兒很難為情地朝全班掃了一眼，就走出教室去了。

“弗列季赤·阿列克山得魯！”校長忽然用完全另一種出人意料的溫柔的調子呼喚著這個名字。

他絲毫也不掩飾自己对弗列季赤的好感，关切地注視着他朝自己这边走來。

“呶，里山得尔^①，”他微笑着低声說。“怎么你穿了新衣服也不來給我瞧瞧呢？”法比安先生朝小伙子走近一步，仔細地打量他这套斜紋藍呢制服。“你自己喜欢这套衣服嗎？”他問道，一面还輕輕地撫摸着弗列季赤的手。

弗列季赤沒有理他。

“呶，你也到修理厂去吧，孩子。”校長說着，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請您說說，校長先生，为什么不教我們念書？”弗列季赤忽然問道，把校長的手从肩膀上推开。“人家都說，我們是在上学，是在念書；而且教学大綱上也正是这么寫着的！”

弗列季赤这几句話說得相当尖銳，引起了全班輕微的騷动。

“呶，這話已經說够啦！去吧，里山得尔。……不用担心，你会受到教育的。……烏尔塞基耶·瓦西里！”

狹小的書桌被挤得軋軋直响，烏尔塞基耶那双象高蹺似的長腿騰空架着他那瘦長的身軀，穿过一排一排的書桌。

他走到校長跟前，兩個胳膊肘撐在講台上，弯下身來，仿佛想看清課堂点名冊上寫着什么似的。

“学費呢！”校長威嚇地叫道，眼睛还一直斜睨着弗列季赤。

“我明白。……”烏尔塞基耶說，他瞅着名冊好象在想什么，然后沉着地向門口走去。

“你到哪里去？！”校長突然喊了起來。

但是烏尔塞基耶骨瘦如柴的肩膀已經在半开的門口消失了。校長沒能抑制住自己的怒火，从座位上跳了起來。

^① 斯拉夫人的姓名在口語里常用簡稱，这里“里山得尔”是“阿列克山得魯”的簡稱。

“果洛維茲·達維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

被喊的学生靜悄悄地收拾好練習本，走过校長身旁，穩穩重重地跨出了教室門。

“洛美士堪魯·菲利普！”

法比安先生皺蹙着一副苦臉，他由于狂怒，面色變得蒼白。他想去翻課堂点名冊的那只手也不停地顫抖着。而學生們好象已經商量好了，開始成群地、默不作聲地朝教室門口走去。

校長躊躇起來了，不知該怎么來对付这个出乎意料的、怪誕的狂妄行動，他拍地一下合上了点名冊。名冊里掉出一張折好了的紙條，引起了他的注意。法比安先生飛快地把這張紙條看了一遍，好象受了刺激似的，把它揉成紙團，趕快塞進口袋里去了。

這群學生還沒有擠出教室門。校長仍用那疑懼的目光死盯着他們。

“五分鐘後我命令在修理廠点名！”法比安先生朝他們背後喊。他感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尷尬（學生們從教室裡走出去，背對着他，誰也不理睬他的話），就一溜煙地跑出了教室。

3-4班的學生拒絕在規定學習的時間內做工、校長法比安先生親自帶着他那本可詛咒的藍皮点名冊到班上去点名、以及學監斯都爾乍象囚籠裡的野獸似地在走廊裡亂竄的消息，象閃電般傳遍了修理廠。

鍛工格奧爾格·莫洛曼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他悄悄地一脚踢翻那个裝滿了焊軸用沙的斗槽。这下子可好啦！現在可有借口跑出修理廠去了！鍛工抓住空斗槽的長鉄手柄，到院子裡去取新沙子。当他走到修理廠後部的場地的時候，他在一堆廢鉄旁邊停了下來；從這兒可以看到整個教室大樓。莫洛曼踮起腳尖，仔細地觀察教室的窗戶，仿佛想要看出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的那個記号來似的。然後，他把遲鈍的目光轉向亂堆在他腳旁的一摞鋼鉄